

傅與礪詩文集

傅東山詩文集

傳錄
詩文
一十
齊集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朱氏釋曰興者感發志意觀者考見得失羣者和而不流怨者怨而不怒四者之事不同而其序宜有先後蓋見他日論詩禮樂則首曰興於詩詩者志之所之以其志感人之志者孰不足以有所感發哉然則興者豈非吾先乎感入之道莫尙乎聲音人焉寂然泯然忽而歆起震奮動蕩淪浹入之深而化之敏者斯其效曷從而至哉古人云聲音之道與政通夫聲者合天地之大氣軋乎物而生焉人聲之爲言又其妙者則其因於一時盛衰之運發乎情性之正而形見乎辭者可瞻已故曰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道豈不博大哉要其歸主於詠歌感動而已斯義也司馬太史嘗聞之矣其言曰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夫既合之則當時存什一而去千百必其不合者也深矣哉聲音之於政也聖人蓋取之矣新喻傅汝礪妙年工詩自古今體五七言皆塵塵焉力追古人有唯恐不及意間示余以所著編曰牛鐸音者讀之連日不厭聞其音而樂焉以爲誠識所尙者因揭孔子之言詩徵以師說遂演繹以告之天歷二年四月一日范惇書於百丈山房

序

自至元建極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興運迪往哲稍知復古至於詩去故常絕模擬高風遠韻純而不雜朔南所共推而無異論者蓋得江西范德機焉德機沒後又得其鄉傳與礪焉德機盛矣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也然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間而德機得盛名時年已過與礪使與礪及德機之年不知又當何如也天下文章莫難於詩劉會孟嘗序余族兄以直詩其言曰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謂之真不可謂之非真亦不可謂之真卽不可索謂之非真無復真者

惟德機與礪知之及此言之及此得之及此故余傾倒
於二君焉而德機已矣余無能爲矣庶幾猶有若與礪
者他日足爲學詩者之依歸也傳君初字汝礪余以天
下同其姓字者眾也而易之曰與礪且以與與汝聲相
近而便於改稱也元統三年九月辛巳朔揭傒斯序

序

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備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子美論太白比之陰常侍庾開府鮑參軍極其風流之所至贊詠之意遠矣淺淺者未足以知子美之所以爲言也崔顥人品非雅馴太白見其黃鶴之篇自以爲不可及至金陵而後彷彿焉其高懷慕尙如此誰謂其恃才傲物者乎求諸子美之所自謂盛稱文選而遠師蘇李詠歌之不足者王右丞孟浩然而所與者岑參高適實相羽翼後之學杜者多矣有能旁求其所以自致自得者乎是以前宋之盛亦有所不逮矣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

風宗尙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與游者亦眾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閒言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始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之以爲上客臺省館閣以文名者稱之無異辭豈非其風韻足以

及於予所道諸君也哉予去國十年與礪自交趾使還
以家貧親老授南海文學以歸嗟夫上林千樹豈無一
枝以棲朝陽之羽哉而一官嶺海之不厭何也前數年
諸公相知者多散出於外今明良一廷無所忌諱清澗
之蒲海灣之木不足以久煩吟詠也必矣書其別後稟
如此遲其北還則沈鬱頓挫從容溫厚有起予者何幸
於餘生親見之哉作傳君與礪使還新稟序至正辛巳
六月朔虞集伯生序

序

渝舊隸袁山水最爲秀麗扶輿清淑之氣鍾爲人物代
有其人鄭李以詩鳴於唐二劉章謝以問學詞章顯於
宋燿乎其相望也近世范太史傳廣文相繼以詩名於
時文章鉅公莫不推服而海內搢紳士興於詩者咸師
仰之信乎黃鐘大呂之音震於瓦缶雷鳴之餘有耳者
莫不傾聽也傳廣文詩舊有刻本而燬令弟若川恨其
久而傳弗廣也欲重鋟梓介友人袁大貧徵序其端余
觀三閣老之文獎許如彼其至奚敢贅爲之辭而若川
愛兄之情嗜學之力洎吾渝山川人物之美不可蓋而
弗彰也遂書是語以綴其後至正戊戌仲冬月同郡胡

傳與礪詩集卷之一

嘉業堂叢書

任正宋應祥伯禎點校

弟傳若川次舟編刊

雜著

清安堂賦爲思南李經歷作

夫何茲堂之靜佳谿谷繚以閒深泉歷除而細響木交
戶而繁陰世溷濁其汶汶咸役體而勞心爰順時以息
養況顯敞而開襟羌怡寂以禦煩諒君子之所廬感人
生之長勤寒暑迭而相驅靡徇逸而非害孰忘患而恆
舒雖燕樂其何傷將不見之是圖庶依仁以自止潔吾
穢而休居

敬業齋銘

惟茲生人均厥受命莫貴惟德莫尊惟性惟性如何萬
善斯全君子於學思罔或愆惟德如何有積乃大君子
於學思罔或懈詩書六藝進退灑埽近思弗遺上達有
道夙興夜寐惟一乃心毋終食弗念毋閤室弗臨毋若
彼教弈鴻鵠是惑辟茲服田力乃有得聖或罔念亦之
於狂孰曰予玩而聖之望敬之敬之遠實邇是基有節
高山君子之儀

楚辭

楚漁父渡伍胥辭劍圖歌

江有阻兮路有峽時將迫兮來何遲子弗渡兮我心悲

既渡子兮我何以劍爲吁嗟行兮子毋我疑

黃鵠歌爲劉母王氏作

黃鵠孤飛兮傷其正儔生則同巢兮寡處何求死寧敢
愛兮孰將其雛山則有木兮隰有泉流翺飛何知兮雛
飽以娛雛既羽翼兮將母來休毋詒母辱兮無使心憂
寄題袁氏具慶堂

高堂兮巍巍華采衣兮芳菲瞻父母兮壽豈兄弟翕兮
孔懷出則仕兮自公入則養兮於堂之中昊天兮福爾
錫眉壽兮未已夫人兮自有美子曰予歸兮將父與母

松澗引 并敘

松澗引者爲林氏子晉作也晉父信卿本中山人客